

第一種刊叢曲戲院藝術選

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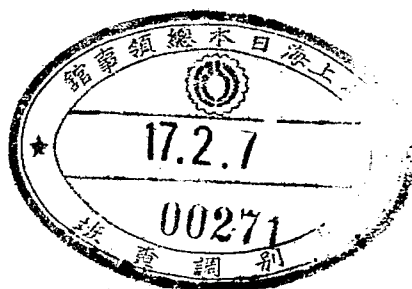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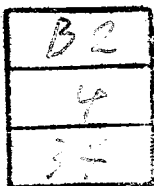
124P13

BT

— 獨幕劇 —



新華日報廣州分館出版：



1.

魯迅藝術學院戲曲業制

孫強：還我的孩子

還我的孩子

—— 獨幕劇 ——

時間：一九三七年

地點：日本東京之一角

人物：

老婦人：年約六十多歲，田野之母親，井上娟子之婆母，她一生最寶貴的就是她的兒子田野次郎，她愛她的兒子比愛她的生命還要利害，她的丈夫在幾年前就死去了，因此她唯一的希望是建立在她兒子的身上，但是田野被徵到中國打仗以後，她簡直是瘋狂了，幸而還有一位溫柔可愛的娟子在時時安慰着她。

井上娟子：廿歲的賢妻，未來的良母，性情溫柔和平，曾攻讀在早稻田大學，她和田野結婚不久，

不幸被侵略者的戰爭分散。

橋本三郎： 娟子的同學，田野的知友，廿五歲的青年，性剛直，他純潔的思想被武士道的教育所薰染，他和田野都是被征到中國參加了戰爭，經過了戰爭過程，轉變了他的思想，不幸却殘廢了。

近藤川一： 一位五十多歲的小商人，收買破衣服的老板，老婦人的弟弟，胆小懦弱。

田村秀子： 隣家的老婦人，他的兒子，死在中國的華北，她的次子又將要被徵去，因此她失去了常態。

小野中川： 四十餘歲的憲兵。

川 島： 三十多歲的警察。

佈景： 一間日本小資階級家庭的客堂，裝置得很素綴，左牆有箇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，靠窗有張大的沙發還有一張小而矮的茶几，在沙發的頭上，左牆和正牆的拐角是通內室的門，正面有一座明治神宮的神位，是木質的小廟一般，上面有腊燭香等，下面就是昭和天皇的像片，旁邊就是窗，靠牆有一張矮的圓桌，兩邊有兩張小的獨人沙發，右邊有通內的門，靠牆有一個花架，上面有花盆，旁邊也有一張小沙發，沙發的旁邊一張小茶几。

幕啓時田村秀子戰抖的拉着娟子和娟子的媽媽，站在中間窗子下驚慌而戰慄的看着，聽到遠遠的叩門聲使她更加害怕。

外面聲：（急烈的叩門聲）混蛋，到那裡去了？

外面聲：喂，喂，川島，你到田野家去看看，或者在那裡呢！

外面聲：媽的，真倒霉！

秀子：（驚恐的抓着他們）啊！他們……來……啦……快

外面聲：（較前更近敲着田野的家門……碰……碰……碰開門！開門………

（娟子氣忿忿的走去欲開門，却被秀子及老婦人拉住了）

秀子：娟子……你……不能開……他們會來抓我的……你……（外面仍有敲門聲）

娟子：媽媽你和田村媽媽到裡面去。

老婦：對，田村婆婆你到裏邊去躲一躲，快去……快……（拉着她自內門下）

娟子：（急忙去開門，一面在外邊問着）先生，你找誰呀？

外面聲：姑娘，我找你們隔壁的田村老太婆，姑娘，他來過嗎？

娟子：（在外聲）對不起先生，她沒有來，（老婦人慢慢的自內門伸出頭來；娟子也走

上) 媽媽他們走了。(老婦與田村婦人同上)

秀子：(恐怖的戰慄着)啊！娟子，警察走了麼？
(時而望着窗外)

老婦：啊！你看你嚇得快瘋了(拉到沙發前)你坐下來(秀子仍然看着窗外)警察走了你不要害怕，坐下來。(娟子進屋裡取出茶來)

娟子：田村媽媽，你喝一杯茶吧！(給她一杯)

老婦：你犯了什麼罪？(回頭看着天皇的相)啊！天皇你不能可憐，可憐這位苦命的老婆婆麼？

秀子：娟子媽媽我犯了天皇的罪，可是怎麼叫我忍心呢？我不能，我只剩下一個兒子…不能再叫他去打仗！(欲泣狀)

娟子：田村媽媽，你不要難過，聽說快不打仗了。

秀子：不，今天警察又來通知我，要我的笠原去打仗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只有他們倆，他哥哥在支那已經沒有消息了，死活都不知道，我這幾個月的生活像化子一樣的過去了，家裡連飯都沒有辦法，現在又來要我的兒子去打仗，你想想叫我一個窮老婆子怎麼過下去？

老婦：唉，是啦，簡直沒有法子活下去，我的次郎才結婚幾天，就給他們調去了，我整整哭

了半月多，但是哭也沒用，只有託天皇的宏福，保佑他平安的回來。

秀子： 娟子媽媽你家總比我家好，家裡還有錢，昨天警察又向我要什麼捐稅，我不懂得，對了，不懂得，可是我那兒來錢？他們今天早上就說徵兵，叫我的笠原去當兵，哼！我死也不能叫他去，剛剛他們又來的時候，我就跑到你處來藏了。（得意的說着）

娟子： 田村媽媽，笠原到那兒去了？

秀子： 孩子，他們找不到，笠原也藏了。哼！我死了也不能叫他去。

老婦： 咳！真是的，笠原再去了，你吃什麼？現在笠原掙多少錢？

秀子： 娟子媽媽，笠原這孩子可真能幹，以前掙四毛錢，從前兩個月起工廠裡改成縫軍衣，加了四個鐘頭的夜工，工錢也加了一毛二分錢。

娟子： 上星期罷工怎麼解決的，是不是又加工錢了？

秀子： 對啦！罷了一天工，哼！還加工錢，聽笠原說是有人領頭反對打仗呢！後來憲兵隊去捉了幾個工頭，才安安穩穩的開工了。

老婦： 唉！這些人也該死，不好好的做工，搞什麼亂！

秀子： 娟子媽媽，領頭的是誰，你知道麼？

娟子、老婦：是誰？

秀子：是萬橋家三太郎，聽說是共產黨呢！

娟子：唉！一天作十個鐘頭的工，怎麼受得了呢？

秀子：笠原真是個好孩子，他說只要能養活我就是廿個鐘頭也肯去作呢，噢！我忘了我得去找笠原去，嘿嘿！他們找不到他（走到門口行禮下）再見！

老婦：（還禮）再見！

娟子：（還禮）再見！（娟子送出，秀子下）

老婦：（跪在桌前向天皇祈禱）

我天皇在上，以天皇的威嚴征服了支那使得戰爭早日停止，保佑着我的孤兒平平安安的回來，讓我可憐的孩子早日團圓，我皇萬歲！（慢慢起來娟子走上）唉，田村老太婆真是可憐，這又叫我想起次郎啦！（坐在沙發上）

娟子：媽媽不要難過吧！我想他不久就會回來的，唉！這摧殘人類的……（悲傷的給老婦人倒了一杯茶）

老婦：娟子，次郎上次來的信不是說快回來了麼？怎麼這些日子也沒有信呢？（喝着茶）

娟子：媽媽，我想……哦，大約是他已經向後走啦，就不用寫信了。

老 婦： 假如我的次郎回不來的時候，那……我我
……也活不了。

娟 子： 媽媽，你又胡思亂想了，他一定會回來的，
媽媽，這幾天在那棵櫻花樹上（指窗外）
常常有一對鴿子落在上面，大約是來通信的，
預兆着他快回來了。

老 婦： 孩子我忘了告訴你，我昨天夜裡做了一個
夢，我看見次郎手裡拿着一把鮮花，跳着好
像小鳥一樣的跑回來了，孩子我把他抱在懷
裡，剛要喊，我就醒了，等我睜開眼睛四下
裏亂找，仍舊是我一個人睡在床上，唉！
這倒叫我更難受了。

娟 子： 媽媽（微笑）我們結婚是大喜，我想次郎一
定會平平安安的回來呢！
（外面敲門聲）

老 婦： 誰敲門？是不是次郎回來了？（娟子急下
老婦走到正窗看，娟子近膝上）

近 膝： 姐姐（行禮）

老 婦： 弟弟你坐下來，你沒聽到次郎什麼時候回
來麼？

（近膝坐下娟子倒茶）

近 膝： 這些日子，戰爭不很好，次郎……

娟 子： （急接）舅父，次郎快回來吧！

近 膝： （看了看）娟子，也許快回來了吧！

（娟子下內房）

老 婦： 你近來買賣怎麼樣？

近 滕： 唉！怎麼樣，自從和支那打仗以來，簡直就沒有買賣，尤其是近幾個月連吃都供不上呢，收了幾萬件衣服都存在貨房裡，又不能換錢！

老 婦： 存着怕什麼？等打完仗，再運到支那去，不是一樣掙錢呢！

近 滕： 哼！說得倒容易，存得起麼？打仗打得政府都沒有辦法了，只有增加捐稅公債，叫老百姓出錢，我……我簡直沒有辦法了，什麼捐都要，連家裡養着的狗和貓都要繳兩塊錢，今天我氣得把那朱黃狗殺死了，貓也殺了，看他們怎麼要捐，哼！這簡直沒有辦法活下去……（悲傷的索思着）

（娟子自內門上手裡端着一盤點心放在近滕的前面）

老 婦： 你吃些點心吧！

近 滕： （慢慢拿起一杯）前幾天又來要存貨稅，不繳錢就把貨充公，這……這……怎麼辦呢？我當初應當收破銅爛鐵就好了。

娟 子： 舅父，怎麼收買破銅爛鐵就好了，不一樣要捐嗎？

近 滕： 現在政府的軍火不夠用的，需要銅鐵去造子彈，政府肯出大價收買呢！（喝了一口茶）

姐姐，我想來借幾十塊錢去繳稅呢，不然貨物都完了。

老 婦： 唉！弟弟，你是不知道，爲了繳房租，連房都押給三井洋行了，那裡來這些錢呢？

近 藤： 啊！姐姐，假如再沒有錢交上去，憲兵會來捉我的，說我抗捐違抗天皇的命令…我…
…（敲門聲）…（娟子下，憲兵警察上）

憲 兵： 入割，你跑到這兒來。

近 藤： 我……我不是逃跑，我是來借錢的，
我……

憲 兵： 錢借到沒有？

近 藤： 請你再限幾天吧！

憲 兵： 哼！再限幾天，一天也不能限了，走到警察署去！

近 藤： 我我……………

憲 兵： 你抗捐，你違抗天皇的御旨，違抗軍部的命令，走（向警察）拉走！（警察將近藤拖下，老婦跟上去求憲兵，但憲兵將老婦推開走出）入割！不要喊，快走！

娟 子： 媽媽……媽媽……（將老婦扶住）

老 婦： 弟弟……弟弟……（眼看着門，口裡喊着）他被捉去啦，我……我們上那兒去弄錢呢？

娟 子： 媽媽你到三井家去看看吧！不然舅父又要受罪呢！

老婦：啊！這樣的日子還能過下去嗎？我……簡直沒法活下去了，娟子，你看看門，我去，去弄錢去！（向外去）

（娟子悲傷的送走了媽媽，很慢的走回，春風吹着窗布，一種很幽怨的而又沈痛的音樂，在刺着她的心弦，使她回憶起當新婚的初夜，信步走到茶几上，將田野和她新婚的照片看看，慢慢抱在懷裡，在雙頰上已經流下了兩行眼淚）

娟子：啊！神哪，我懇求你保佑我丈夫早日回來罷！年老的媽媽想念她的兒子快要發瘋了！家裡窮得簡直沒有方法再生活下去了！像我一個女人怎麼樣辦呢？（氣憤的瞧牆上的照片從腰中抽出一把小手槍）唉！次郎，這是你臨走留下的紀念，也許我會用着他。

秀子：（一面跑一面嚷）娟子，娟子媽媽，娟子快到碼頭上去看看吧，又回來了一船，我的大兒子也許今天回來呢，你的丈夫也許回來呢，快走吧！

娟子：（打斷了沉思 突地站起來）什麼？你說……

秀子：這一回一定有了，我說一定有了！

娟子：（驚喜地）你怎麼知道的呢？

秀子：我，我想這一回一定會有，一定不會再像從前那幾次了！

娟子：（沉默明白失望地）真的是這樣罷！

秀子： 你不去，那我去了！（說完了轉身走去）

娟子： （立即她在桌前默禱，後面又傳來了一陣淒涼的思夫曲，慢慢的站起來！）

外面聲： 同胞們，窮人們起來反對侵略戰爭（娟子起立跑窗前）要回我們的丈夫！日本共產黨萬歲！

外面聲： 混蛋不許喊快走！

娟子： （低頭沈思）

老婦： （自外面上急得慌慌張張）孩子孩子，又捉了三個共產黨（娟子開窗和門）聽說是反對打仗呢，要在工廠裡造反，還有一個女的，向天皇要丈夫呢，該死的要造反，聽說田村家的笠原也在裡面呢！

娟子： 媽媽，你坐下休息一會吧！（斟上一杯茶）唉！這可要逼死田村老婆婆了，

老婦： 真不講道理，有錢有勢力的人，就可以不去打仗，徧徧叫她兩個兒子都去，天下那有這樣不講理的事，（氣的喝了一口茶）

娟子： 媽媽你知道吧！公理不是我們的。

老婦： 我跑了幾家才借到五十元，月息五分，唉！這種年頭借錢真不容易，在路上遇見那個賣醬油的渡邊，託他去辦了。

娟子： 媽媽聽說今天又回來了一船，也許次郎今天能回來呢？

老婦： （自疲乏中又興奮了）這可也說不定，按

以前的信，也就是這幾天呢！

娟子：媽媽，要是次郎回來了，我們把那座小玩具店開起來，我寫賬，次郎招應買賣，你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看着，〔安慰的向她笑着〕橋本三郎還可以跑外呢？

老婦：那我一定要細心的看着，買玩具的小孩子真淘氣，愛偷玩具，我……嘿嘿……孩子，我小的時候也做過這樣的壞事呢？可是一次也沒有叫人家捉着呢？

娟子：哈……媽媽，吃飯的時候，你和次郎三郎，都坐在坑上吃着茶，我一個人做，你們一定願意吃，好不好，媽媽？

老婦：你們一天都够累了，還做飯？你們做買賣的時候，我會早早的把飯預備好，只要舖子門一關上，會叫你們舒舒服服的吃飯呢！哈哈，孩子，我到內面去休息一會，有事再喊我。（下）

娟子：〔悲傷的看着媽媽進去後，慢慢起來走到窗前，又看看裡門，淒涼的自語着〕唉！可憐的媽媽，他們……他們會摧殘了你的生命，唉！我……我……〔含淚不能語〕

〔這時有一陣敲門聲冲破了她悲哀的情緒，她急忙跑出去〕

娟子：（外聲）啊！你……你回來了，你……〔同

着殘廢了的橋本三郎上)

橋本：《手架着雙拐，右腿被打斷了，面部是凄慘的無血色的，看了看屋內》唉！娟子，伯母到那兒去了？

《將帽子脫下交給娟子，露出幾個月沒有剪髮的頭》

娟子：《看內屋門》三郎，小點聲，媽媽剛睡了，
《低頭悲傷》三郎你怎麼了？《指其腿》

橋本：娟子，我是受傷了，而且爲了殘廢才運回來的。

娟子：《悲傷的欲安慰又無從說起》
啊！次郎回來了嗎？

橋本：他……《悲狀》他……噢！他回來了！
《勉強的笑着》對了，他回來了！

娟子：他……他也受傷了嗎？

橋本：不，他是被派押船送我們的！《仍然是勉強的笑着》

娟子：《高興的》我去喊醒了媽媽！《欲下》

橋本：《急止住》不，娟子，讓伯母休息一會吧，
我們來談談。

《娟子給橋本斟上一杯茶，又去拿點心，橋本由腰中取出一封信和一個木牌子，看了看，
悲傷的又裝進袋子裡》

橋本：唉！叫我有什麼勇氣告訴她呢？

娟子：《拿出點心》三郎，自從你們到支那後，

媽媽連哭了半月多，飯也吃不下去，她簡直都快瘋了，她還希望你們能早日回來，三郎，你把到支那後的戰爭情形，告訴我一點好嗎？還有，你怎麼打傷的？

本：《冷淡激動的》

娟子，我們自從運到支那的上海，就參加了戰爭，幾次的總攻擊才攻破了上海；繼續着幾次慘酷的戰鬥，南京也攻下了，後來又調到華北去……

娟子：支那戰士抗戰情緒怎麼樣？在國內一點真正的消息都聽不到。

橋本：他們爲了保衛自己的國土，他們那種不怕死的犧牲，恐怕在大日本是找不出來的！

娟子：三郎，現在的戰爭怎麼樣？你在那兒打傷的？

橋本：我們調到華北去，關於支那南邊的消息一點也聽不到，只知道一天天悶頭打，後來忽然調到山西，沒有兩天又調到河南，最後我們在山東的兩個師團全給支那軍隊包圍了，我和次郎就在裡邊。

娟子：《驚訝的》你們怎麼衝出的？

橋本：我們集中一起，衝過幾次，最後才衝出來，我就在那兒打傷的……

娟子：次郎沒有打傷嗎？

橋本：他……他……沒有打傷，我知道他沒

有打傷。

娟 子： 他被派回來送你們，還回去嗎？

橋 本： 也許不回去了吧？

娟 子： 《耽心的》怎麼次郎還不回來？

橋 本： 他在碼頭上要招呼着傷兵呢！待一會才能回來呢！（似乎是回憶什麼）

娟 子： 三郎，這幾天工廠裡要暴動，被憲兵捉了很多人去，聽說！裏面還有共產黨員呢！

橋 本： 我們在前線上，得到了許多日本共產黨的宣言和勸告書，還有支那共產黨的告日本士兵書，他們講我們被壓迫的人不應當替………《低聲而精神緊張》替野蠻的法西斯去犧牲，要同情被壓迫被侵略的支那，反對我們軍閥的侵略戰爭，娟子，支那的飛機在前線上還散了一些通行証。

娟 子： 什麼通行証？

橋 本： 我們日本軍人不願意打仗的，可以通過支那的防綫，到支那的後方去。

娟 子： 唉！（走到窗前外望，將話轉移到她的心上）次郎怎麼還不回來？我去碼頭上接他去。
○《欲走》

橋 本： 娟子，你不用去，他一會就會回來的！

外 聲： 《狂聲大哭》我的兒啊，媽媽見不到了，我的孩子啊………

橋 本： 《急問》誰？

子：《看着窗子》是隣家田村老太婆。

本：可憐的老太婆，她的兒子也死在支那了！
《悲傷狀》

子：她的笠原在工廠裡領導罷工被憲兵捉去了，
一個可憐的老太婆。《也傷心的》次郎怎麼還回來呢？

本：他……………

娟 子：《更急的問着》他真的回來了嗎？

橋 本：…………他…………《難以答覆，娟子有疑》

老 婦：《自內屋門上》唉！《田村老太婆仍然哭着》這老太婆又哭什麼？《她的眼睛花了，認為是他的兒子回來了》哦！次郎你回來了嗎？

《橋本三郎急忙將他的外衣將殘廢了的腿蓋起來》

橋 本：伯母，我是橋本三郎。

老 婦：孩子你回來了，怎麼，次郎呢？《看了看屋裡》

娟 子：媽媽，他……………

老 婦：這個孩子，怎麼回來不看看老娘呢？

往那兒去了，嘿，孩子你藏在門外了吧？

《開門出去看了看又回來》三郎，好孩子，你告訴我，次郎跑到那兒去了，是不是去看女朋友啦？

橋 本：伯母，他沒有去！

老 婦： 那末他到那兒去了？

橋 本： 他……………

娟 子： 他……………一會就回來。

老 婦： 《祈禱天皇》天皇，你的洪福使得我的兒子平安的回來了，祝我皇萬歲《起來去門口看了看》這孩子到支那後，大概沒有洗過澡吧？我去給你們找衣服，唉！回來穿的衣服一定不乾淨的……………《一面走一面嚕嗦的講着》

娟 子： 《看老婦下後》三郎，你說次郎是不是回來了？

橋 本： 《悲傷的低著頭不語》

娟 子： 《急切的向着橋本》你不應當欺騙我，你要記得我們是最好的朋友，……………你……………《老婦手裏拿着衣服上》

老 婦： 孩子，這是次郎最愛穿的，你看多漂亮，總是給你的，你們倆洗洗澡，換上衣服多麼好啊！孩子，我看到這件衣服就好像見次郎一樣，三郎，次郎比以前胖了嗎？

橋 本： 《忍着悲傷回答》呃！他胖了。《低頭悲傷》

老 婦： 啊！那末這件衣服恐怕穿不下了。《將衣服放在椅子上又下》

娟 子： 《立即跪在橋本身邊急問》

他是不是真的回來了，快告訴我，求求你快

告訴我！

橋 本：《不忍心的》我不願意告訴你……他……

老 婦：《拿着皮鞋一面用布擦着上》三郎，你看這雙漂亮的鞋子，自從他走了以後，我隔一星期擦一次油，
《將鞋子放下一隻又拿起一隻來》
你看多亮啊，次郎這個孩子怎麼還不回來？
《走開窗前去望》

娟 子：媽媽，就要回來了。《忍淚的說》

橋 本：或許去買東西啦！

老 婦：這孩子知道我愛吃支那的桂花，大概是去買桂花了，這孩子真孝順，三郎你喜歡吃桂花嗎？孩子，你怎麼不高興啊！《放下鞋子》

橋 本：伯母，我願意吃！《勉强的笑》
怕吃不到呢？《看了看娟子》

老 婦：孩子，你記得吧，次郎最愛吃我做的燒蛋，還有紅燒魚，烤鱸魚，你們談着，我做去，等次郎回來一塊吃，過一個團圓節吧！
《連說帶笑的走去》

娟 子：三郎，我不能再忍受了，請你告訴我！
《哭泣祈求》

橋 本：《無可奈何的回答》

我們在衝破敵人的包圍時，我和次郎都受傷

了，……………

娟 子： 次郎傷在那兒？

橋 本： 他傷在胸部。

娟 子： 《更急》他傷的重不重，後來怎麼樣？

橋 本： 他的傷相當重，後來我們同日被抬到醫院裏，他自己覺得沒有希望了，就寫了一封遺書，寫完了以後，就哭着說了幾句話……
…《悲傷》

娟 子： 他……他說些什麼？《眼睛裏流下了淚》

橋 本： 他……他痛恨着軍閥的罪惡，侵畧了中國的領土，摧殘了日本勞苦大眾的性命，他希望娟子小姐能負起這個任務，組織婦女，反對戰爭，最後他喊媽媽，就……《悲症》這是他給你的信！《由袋中掏出一封信交娟子》

娟 子： 《接過信立刻折開讀》

我們一切希望都完了，只盼望着你們能離了日本黑暗社會，永遠擺脫法西斯蒂的壓榨，最後祈求你爲世界和平去奮鬥……《讀不下去抱頭大哭，橋本也悲傷的流淚了》

橋 本： 娟子，你不要難過吧！我不知道怎樣來應付可憐的伯母，娟子我沒有勇氣在這兒了，我……馬上要離開這兒！《站起來架着殘廢的腿走到門前》

娟 子： 《急忙站起來》三郎，你……你……

本：（又從袋子裏掏出了牌子給娟子）你留着紀念吧！（回頭悲傷的下）

子：（呆如木鷄腦海裡充滿了幻想，死與活在鬥爭着，有一種悲哀的音樂自窗子外傳進來）啊！次郎，你……………我不能再活下去了，次郎，（慢慢跪在椅子前祈求着椅子上的衣服）這是軍閥給我們的恩惠，我們將永遠去過快樂的生活吧！（由腰中取出了一手槍）媽媽，（向內屋）我不能侍奉你老人家了，媽媽，再見吧，再……見……吧！

（把槍對準太陽穴上打去）碰！

（娟子臥在椅子上，左手拿着「忠魂牌」右手抱着衣服死去了）

老 婦：（聽槍聲急跑出，見狀大驚）啊！孩子，孩子（看見娟子手裏的木牌子，刺激了他的心弦）啊！次郎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天哪！我的孩子，還我的孩子，你還我的孩子，啊！（將木牌和手槍拿起）天哪！還我的孩子……………我的孩子次郎，娟子，……還我的孩子……………（衝出去）還我……………孩子……………

（幕急閉）

